

河南省首届
曲艺、木偶、皮影会演节目选

第三辑

古城会

打黄狼

老余婆劝架

湯怀自刎

河南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河南省首屆曲藝、木偶、皮影會演的第三個集子，共包括：“古城會”“老余婆勸架”“打黃狼”“湯懷自刎”“晴雯撕扇”五個優秀節目。“古城會”曾獲得會演節目獎，描寫關羽在古城邊如何計斬蔡陽的故事。其他節目也都是群眾喜聞樂見的段子，生動活潑，短小易學，可供曲藝團體的演唱和一般愛好者的閱讀。

河南省首屆曲藝、木偶、皮影會演節目選（第三輯）

古城會（墜子）打黃狼（梆子書）老余婆勸架（魚鼓道情）

湯懷自刎（評詞）晴雯撕扇（墜子）

*

河南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鄭州市行政區經五路）

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一號

地方國營鄭州印刷廠印刷 河南省新華書店發行

*

豫總書號：984

787×1092 1/32 · 1 $\frac{1}{8}$ 印張 · 19000 字

1958年7月第1版 195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88 冊

統一書號：10105·18

定價（7）0.1元

K24
H3

古 城 会

（河南墜子）

耿治华整理

关二爷打馬离中原，千里寻兄送嫂还，
过五关把六將斬，刀劈秦琪黄河灘。
保定皇嫂往前走，来到古城西門前，
車輦打到古城外，找几个百姓問根源：
古城之內誰居住，有多少人馬將几員？
百姓說：“城里的將軍叫張飞，人馬約有三五千。”
关二爷一听是三弟，不由一陣喜心間！
兄弟們徐州曾失散，古城相逢又團圓。
过五关連日多辛苦，到古城也能把营安，
进城見了張三弟，兄弟們敘一敘肺腑言。
关二爷宝刀一指大声喝，城头小軍听我言：
速速稟报您主帅，你就說来了蒲州关美髯，
單刀保定双鳳輦，千里寻兄送嫂还。
城头小軍不待慢，下了城跑到大帳前，
走上前去双扎跪，啓稟三爷听我言：
西門外来了紅臉汉，單人独騎来叫关，
他言說千里保皇嫂，自称本是关美髯。
張飞听說猛一怔，問小軍，这位將軍啥容顏？
小軍說：这將軍，好容顏，只生得，臥蚕眉，丹鳳眼，
赤紅臉，五綵髯，騎紅馬，备黃鞍，三尺劍，挂腰間，

偃月刀，手中掂，人高馬大，馬大人高甚威严。

張三爺聞听心暗想，大环眼不住上下翻，

人人說，个个講，都說二哥投曹瞞，

想必是与曹操定下計，来夺我的古城关？

古城有我老張在，要想进城难上难。

吩咐三軍把馬备，我上那西門外边把兵觀，

他若是真心来送嫂，我把他八拜四叩迎进关；

他若是送嫂有假意，一槍刺死古城边。

小軍聞听不怠慢，馬棚里只把烏錐牽，

把馬牽到轅門外，刷巴刷巴备上鞍，

前打蹄，后搭鞍，紧紧肚帶牢牢拴，

馬前馬后捺又捺，那馬張嘴帶嚼环。

小軍把馬备停当，啓稟声三王千岁上战鞍。

張三爺聞听不怠慢，打开盔盒亮甲穿，

烏油金盔头上戴，連环鎧甲身上穿，

麒麟战靴銀釘扣，三尺宝劍跨腰間，

搬鞍上了烏錐馬，丈八蛇矛兩手端，

催开战馬往前走，来到古城西門前，

門軍慌忙把門閃，張三爺一馬当先出了关，

催馬来到城門外，看見二爷汉室关，

一見二爷心好惱，催馬擰槍走向前，

朴楞楞头槍扎下去，关二爷大刀架开沒有还。

張飞問：“扎你头槍咋不动手？”

二爷說：“为只为兄要忍来弟要寬。”

張三爺朴楞楞二槍扎下去，关二爷大刀架开躲一边。

張飞問：“扎你二槍咋不动手？”

二爷說：“为只为千里寻兄送嫂还。”

張三爺朴楞楞三槍扎下去，關二爺大刀架開又沒還。

張飛問：“我扎你一二三槍咋還不還手？”

二爺說：“為只為咱兄弟結拜在桃園。”

張三爺聞听把眼瞪，連把關羽罵几番：

“既然你念桃園義，好不該歸降曹操去作官。

進曹營上馬金來下馬銀，三五日大小宴可是實言？

在白天曹丞相陪你把棋下，到夜晚美女十名陪你安眠，大丈夫干些不仁事，莫怪俺丈八蛇矛不容寬。”

狠一狠這一槍我扎死你，關二爺大刀架開又沒還。

關二爺丹鳳眼里落下泪，連把張三弟尊了几番，

尊一聲張三弟莫要動手，你听二哥我表表當年：

想當年大破徐州曾失散，兄在南弟在北不得團圓，不見大哥漢劉備，有二哥我被困在土山。

曹孟德差下一位張文遠，順說二哥我投操瞞，

進曹營上馬金下馬銀是不假，三五日大小宴也是實言。

但只是身在曹營心在漢，并非是真心降曹瞞，

我与曹操約下三大款，三件大事記得全：

第一件不遂曹來得遂漢；二件不做曹操他的官；

第三件給皇嫂蓋下清閑院，賜給她十二个美丫環。

宮院里光興女子來回走，不准男子來回穿，

在白天曹丞相陪我把棋下，我夜看春秋十二年。

那一天我正在大帳里坐，藍旗小官報事端，

他言說有位先生來相訪，原來是陳震送信到營前，陳震送來了咱大哥的信，信中的言語我記得全。

大哥說：弟兄桃園三結義，想不到割恩斷義在今天，

你若是貪圖那功名富貴，我割下頭來把你成全，

我看罢大哥這封信，心中如同鋼刀剜。

取过笔来写回信，句句都是伤心言：

二弟我幼讀詩書知礼义，豈能降曹忘桃园，
接此信即日辞曹把兄找，保定皇嫂轉回还。”

关二爺說到伤心处，泪珠儿滴在了五綰髻。

張飞說：“你負义降曹誰不曉，你本是心里辣来咀里甜，
我有心放你把城进，还恐怕俺老張命难全。”

正然說話人呐喊，从远方嘩拉拉一彪人馬跑得欢。

一杆旌旗迎風展，有一个蔡字写上边，

他本是蔡陽一老將，那張飞把馬一催进了关，

站在城楼上高声喊，連把关羽叫几番：

“你說你沒有降曹意，老蔡陽来此为那般？”

二爺說：“黄河灘我把秦棋斬，

他与秦棋报仇冤。”三爷說：“你要想把古城进，
斬了蔡陽表心田，

古城外斬不了蔡陽將，你想进古城难上难。”

二爷說：“过五关我連斬六員將，累得为兄兩膀酸，
至如今你叫我与蔡陽战，多少人馬送出关？”

三爷說：“念桃园賜与你三通鼓，十名小卒战馬前。”

二爷說：“擂鼓三通倒也可，十名小卒不稀罕。”

二爷說罢撥馬轉，又对着皇嫂把話言：

“張三弟叫我与蔡陽战，还恐怕二虎相斗有凶險，

我若斬了蔡陽將，他把咱八拜四叩迎进关，

古城外蔡陽把我斬，叫皇嫂把我的死尸搶进关，

拿了一个針，紮了一根綫，你把二弟人头連。

河北見了我大哥面，你給二弟訴訴冤。”

皇嫂聞听落下泪，叫声二弟听心間：

“古城外斬了蔡陽將，叔嫂三人同进关，

古城外蔡陽把你斬，俺姐妹三頭碰死在車輦前。”

叔嫂三人正講話，老蔡陽人馬到跟前。

关二爷一見事不好，催馬托刀到陣前。

宝刀一指大声喝，喝住蔡陽听我言：

“俺关某一片丹心扶汉室，不貪厚祿和高官。”

蔡陽說：“你做官不做官俺不管，你斬秦棋为那般？

我与秦棋是甥舅，与我的甥儿报仇冤。”

二爷說：

“听说蔡陽是好汉，你可敢給二爷單对單。”

蔡陽說：“單打單对我不怕，傳將令兵退五里扎营盤。

他二人一个催馬往北走，一个催馬往正南，

只見那刀对刀来左右砍，八只馬蹄上下翻。

城头上急坏了張三爷，哇呀呀喊声震破天，

咚咚咚打罢头通鼓，关二爷刹时就把精神添；

咚咚咚打罢二通鼓，关二爷鳳眼猛睜馬撒欢；

咚咚咚打罢三通鼓，关二爷杀人妙計想心間。

大喝一声停住馬，罵声蔡陽匹夫男。

先前說明單独战，为什么你的人馬又上前？

蔡陽就說我不信，

二爷說：“你要不信回头觀。”

蔡陽听说一背臉，偃月刀攔到蔡陽脖子上边。

只听唻啦一声响，蔡陽人头落馬前。

拖刀計，斬了蔡陽將，到下回弟兄三人得团圆。

打 黃 狼

(絞子書)

洛陽縣有個傅恒昌，滿腹文章比人強，
只因宋王開科場，他辭別父母赴汴梁，
天氣炎熱路難走，太陽晒得心發慌，
那天來到登封地，高山峻嶺心歡暢，
懶得觀看山中景，松柏樹下來乘涼，
放下書箱把文章看，不住的子曰短來子曰長。
公子正把文章看，猛不防面前一只大黃狼！
只見它口賽血盆牙賽劍，二目滾滾射凶光，
連頭帶尾七尺半，四蹄生風比馬強，
這黃狼吃過東海岸上的靈芝草，能口吐人言把話講，
“嘎通”上前雙扎跪，汨珠兒滾滾哭的悲傷！
公子一見黃狼到，吓得渾身像篩糠，
黃狼說：公子大爺別害怕，我是東山的狼君祥，
為母有病把食找，遇見獵人把我傷，
趕我三天并三晚，攆的我又飢又渴又發慌，
望求公子把我救，永世不忘你的好心腸。
公子說：我孤身一人怎樣把你救，可叫你身往那里藏？
黃狼說：只要相公肯把我救，借你書箱把身藏。
公子說：叫你藏在書箱內，可不要抓壞我的好文章。
公子言罷掀箱蓋，那黃狼四蹄一縱進書箱。
公子扣住書箱蓋，猛听得三聲炮响震山崗，

来了獵人七八个，一个个腰挂葫蘆手托槍，
打獵人連忙上前把手拱，公子，我們有話你听端詳：

“你在樹下把文章念，可看見跑過去一只黃狼？”

公子听說用手指，适方才我見一黃狼过山崗。

众獵人听說不待慢，辞別公子直奔东南方。

公子一見人全走，伸手开开讀書箱，

那黃狼跳出書箱外，打个立稜看四方，

东西南北無人影，扭过头来就叫恒昌！

众獵人赶我三天并三晚，我沒得到一口湯，

方才我在你書箱臥，聞着你身上咋恁香，

公子你为人真正好，能不能讓我飽飽肚腸？

公子說：我帶的干糧沒多少，黃狼說：我从小長大不吃糧。

公子說：你不吃糧食你吃啥？黃狼說：吃肉喝血最相当。

公子說：曠野荒郊那里把肉找，黃狼說：你身上就有肉和湯。

黃狼說罢毗着咀，兩眼不住發凶光。

小公子一听渾身顫，腿一軟跪在地平求黃狼，

吃我一人不要紧，可憐我一家老小誰照望，

草堂上撇下父和母，年輕妻子守空房，

望求狼兄饒了我，后来必坐林中王。

公子哭得如酒醉，惡狼那里更猖狂，

你說撇不下父和母，又难撇妻子和儿郎，

好好好我連夜跑到你家內，把你家来个一扫光，

先吃你的年邁父，临走再吃你的娘，

孩子老婆吃个淨，免得相公挂心腸。

惡狼主意拿停当，毗牙要吃傅恒昌，

四蹄子一縱蹿上去，把公子按倒地当央，

眼看公子命难保，忽听得东南角上又开枪！

要知那里鳥槍响，打狼的獵人轉还乡。
那狼听见鳥槍响，低下头来拿主張，
吃了公子不大紧，众獵人来了把我伤，
如不然二次把他哄，我还在他的書箱里来躲藏。
等着他們走过去，我再出来把他伤。
惡狼松开兩前爪，面对公子說端詳：
方才我和你來玩耍，看把你吓的臉發黃，
公子救了我的命，我豈肯忍心把你伤！
常言說知恩不报非君子，我日后定报你的大恩光。
公子啊，眼看獵人又来到，請你再發發慈悲心腸，
这回相公把我救，进京我給你馱書箱，
你上东京去赶考，翻这九嶺十三崗，
十三崗上出猛虎，出个猛虎把人伤，
十个八个不敢走，三五十人拿刀槍，
別看猛虎恁利害，有我狼在料無妨。
公子聞听這句話，暗暗罵声無义狼，
得恩不报我不惱，好不該回头把我伤，
如不然把它藏在書箱內，打狼的来了我对他講。
公子主意來拿定，开口叫声無义狼，
我好心好意救了你，你不該吓我受惊慌，
以后你再要那样，可莫說我書生狠心腸。
惡狼点头說好好好，請你赶快开書箱。
公子掀开書箱盖，那只狼四蹄一縱进書箱。
公子扣住書箱盖，叫一声打狼兄台听端詳：
打狼莫上別处去，我書箱現臥一只狼。
那狼聞听這句話，在里头扑扑騰騰無主張，
众人一听不怠慢，圍住書箱捉黃狼。

高叫相公快过来，別叫那惡狼把你伤。
公子聞听这句话，急忙躲在獵人身旁。
众人一齐来动手，書箱內活捉害人狼。
拿过絨繩綑住腿，麻皮綑咀口难張，
众人抬狼下山走，轉过来一个老漢說端詳：
看相公本是讀書人，你咋逮狼真在行？
来来来前面就是宰狼場，到那里熬碗狼肉你嚐嚐。
公子忙說我不去，我还要連夜赴汴梁。
老漢說罢下山走，公子留詩在石牆：
上写着山前梅鹿山后狼，二野畜結拜在山崗，
狼要有难梅鹿救，梅鹿有难狼躲藏。
勸君莫与狼結拜，狼心狗肺不久長。

老余婆劝架

(漁鼓道情)

李永清口述、李紹密整理

太陽滾滾下山坡，苏二姐騎馬住家挪。

未曾開口眼落泪，口尊哥哥你听着：

哥嫂待我都怪好，再住十天也不嫌多。

(慢板)她哥那里忙开口，妹妹呀！妹妹年幼听哥說：

“今天送你婆家去，再接你足說不过半月多，

缺一少二早說話，不叫妹妹把难作，

你没看哥背这个大包裹，全都是你嫂嫂她的亲手作，

白布足有一大匹，拿你家裁了鞋面再把衣做；

棉花給你五斤整，到家去暂时先紡着，

大錢給你整一串，买針买线且化着，

还有南果并挂面，到家中也好孝敬二公婆。

如果是这些东西还不够。說出来不叫妹妹你空着。”

苏二姐听罢眉头皺，泪珠儿滾滾叫哥哥：

“使的用的妹不缺，唉！你不該給妹妹寻了个生气窩？

妹到他家一年半，每日間比鷄子罵狗岔子多。

您妹夫待我虽然好，家务事他也没奈何。

我的哥呀哥！到俺家把我的婆婆妹子劝，休叫整天光打我。”

二姑娘馬上訴不尽，他的哥开口又把話說：

“您婆婆从来是个叫喳皮，当媳妇你得慢慢把她脾气摸。

您妹妹乃是女流輩，為兄去當客怎能光說人家的錯？
自古道誰家的灶火不冒煙，家務事就得將就着；
勸妹妹不必再落淚，你可知三十年的媳婦就熬成婆。”

(緊板)二姑娘馬上又開口：“哥怎知三十年的苦海妹咋過？
小妹妹今天回家轉，我看是水多面少難以和。”
二姑娘說出尋死話，馬下邊可吓壞了她的哥！
“勸妹妹千萬不要尋短見，豈不知好死咋勝賴活着。
這一回你把婆家的人兒勸不好，下次來哥與他們把理
說。”

(慢板)勸的二姐止住淚，她口里不說心里哆嗦，
來在門首下了馬，她的哥推辭着家忙不歇腳。
蘇二姐趕緊往家里走，先到上房拜見婆婆。
先問聲俺娘你可好吧？這本是挂面合南菓。

(緊板)老楊婆正在上房坐，盤膝合掌念弥陀，
耳听有人把她叫，兩眼一睜看明白，
她見來人不是別個，正是媳婦蘇玉娥。“賤人！
天上星星還沒出全，你咋可回來跳油鍋？
您娘家的東西我吃不起，狗賤人不用這里胡羅嗦。”

(慢板)二姑娘討了一個大沒趣，轉回頭又見妹妹在坐着：
走上前去忙下拜，問妹妹近來你可怪安樂？
那閨女一見用手指，高叫賤人你听着：
“今天你娘家回來轉，見面咋就恁羅嗦？

(緊板)早看見你穿了一身新花襖，別來我面前擺搭着！”

(慢板)二姑娘聽說不待慢，趕快回房把新衣脫，
新衣服脫了換素衫，二次陪笑問婆婆：

“問聲俺娘吃啥飯，孩兒進灶火把飯作。”

老婆說：“就那驚孫兩碗粗茶飯，頓頓問娘也不嫌太羅

嗦？”

二姑娘这才往外走，厨房以内忙添锅，
苏二姐厨房正做饭，她妹子跟着可也进灶火。

她妹说：“谁叫你贱人做稀饭？”

二姐说：“要不然支上馃子去烙馃。”

她妹说：“烙馃吃了有啥味？”

二姐说：“再不然咱把油饼烙。”

她妹说：“油饼吃了怪粘牙！”

二姐说：“再不然咱赶面条喝。”

她妹说：“面条哪能算是饭？”

二姐说：“再不然大米干饭蒸一锅，”

她妹说：“有米无菜吃不进！”二姐说：“妹妹你想吃什么？”

她妹说：“头一样要吃蒙虫心，第二样再吃老龙角，

第三样冰淇淋使油炸，第四样雪花晒干蒜汁泼，

第五样月亮给我调半斤，第六样老婆鬍子八两多，

第七样崑崙山頂灵芝草，第八样丈二珊瑚要三棵，

第九样清湯要用天河水，第十样拔絲清風当山藥。

你姑娘爱吃这样饭，”二姐说：“要寻这菜妹领着。”

(紧板)那妮子听罢可真生气，掂火棍要打她嫂苏玉娥。

(慢板)不言恶姑子打嫂嫂，再说上房老杨婆，

只听得厨房乱吵鬧，还不知那个打那个？

心想要是閨女打媳妇，我一步四指往前挪，

反过来要是媳妇打閨女，娘那心，我一步就跳到灶火
窩。

老楊婆才把厨房进，伸指头就往媳妇的脸上戳。

(紧板)几天您姑嫂没见面，到一塊就要把气攪，

誰有理来誰先講，叫我評評誰的錯！

(慢板)苏二姐那里还敢出大气，那闺女可一旁假意把泪落：

“媽呀媽，进灶火我叫她把飯做，她不該背着亲娘来打我，

也是賤人沒防住，我才把她的火杵夺，

要不是亲娘来的早，儿是有命也难活。”

(紧板)老婆聞听心好惱，这一回要打二姐苏玉娥，

她把二姐捺到地，母女倆你一掌来我一脚。

又擰又挖不解恨，順手又把条帚摸，

老婆子屋內打二姐，惡闺女站到当院乱吆喝。

叫声俺娘你只管打，打死賤人沒啥錯，

(慢板)縱然把她来打死，也不过給俺哥哥再娶个，

就憑咱娘儿倆这塊招牌板，誰家大闺女都会爭着往咱家摸，

歪好能夠再娶个，都比那賤人强的多。

那闺女說罢这話往外走，偏遇着她哥楊林下了学，

小妮子未曾說話先瞪眼，又是拍手又躁脚：

“俺嫂子娘家回来轉，打雞罵狗真可惡。

她罵妹妹的話难听，她罵哥哥的話可也老难学。

咱爹咱娘罵个夠，祖宗三代沒有剩一个，

哥哥你若不把她管教，咱家这日子可咋过活？”

楊林听罢心暗想，賢妻豈能罵公婆？

一定是母亲又找事，小妹妹也在这里胡調唆，

我有心不管这事上学走，还恐怕玉娥在家受折磨，

轉身就把廚房进，叫声母亲你听着：

“你儿娘縱有啥不对，該打該罵你給我說，

打不死也要叫她脫層皮，看她以后改过不改过！”

老楊婆打的正有勁，一見儿子她慌了脚，

一只手扔了大条帚，一只手偷偷放开苏玉娥，
(紧板)一屁股坐在案板上，天呀地呀哭死活。

楊林上前忙解劝，苏玉娥也一边来赔錯。

誰知道越劝她越劲大，儿子媳妇也沒奈何。

(慢板)气的楊林出門走，老楊婆那里偷看着，

高罵楊林不孝順，咋不把您媳妇擱板擱！

那老婆怒而不息上房去，她闺女后边紧跟着，

不說楊家鬧翻天，这一回惊动了對門大娘老余婆。

(五字紧)說起老余婆，人老嘴利落，

高高鼻梁骨，深深倆眼窩，

頭髮白如銀，兩腮嘟拉着，

牙齒雪样白，一半也只多，

六十單三岁，走路腰挺着，

大娘家中坐，忽听乱吆喝，

側耳仔細听，喲！声音咋真象老楊婆？

余婆出門去，楊家看仔細，

来到廚房內，二姐泪悲啼，

余婆面帶笑，叫声賢侄媳，

总有啥难事，对給大娘提，

二姐講一遍，余婆拿主意。

劝人家和睦，也是好名气，

开口侄媳叫，听我劝劝你，

說起你命苦，跟我来比比，

登进余家門，少穿又缺吃，

(慢板)到如今我熬的孙男嫡女一大堆，不缺柴来不缺米。

大娘若要光生气，恐怕早已命归西，

你婆媳姑嫂生閑气，这是各家各戶免不了的。

千不为来万不为，还望你为着您那好女婿，
你要听了大娘劝，赶快去磕头陪侍您婆子。
苏二姐勉强擦去眼中泪，大娘呀！你说东来我不西。
老余婆说罢离灶火，上房以内停住足，
知道假装不知道，故意去问杨婆子，
你不缺柴来不缺米，长吁短叹为的谁？
杨婆这里双眉皱，怒而不息叫嫂子：
“不知道都说我脾气坏，今天老嫂你听我诉委屈，
狗贱人从她娘家回来转，好不该打骂俺闺女……。”
余婆说这事可是你亲眼见？杨婆说証人现有俺闺女，
余婆说：“儿妻也得算近人，千万不可闹是非，
闺女将来出门走，做吃做穿指望谁？
百年以后你下世，送终还得靠儿妻，
今天她姑嫂二人闹吵闹，你又何必动肝气？
若还听了老嫂劝，全家和顺过日子！
你要不听老嫂劝，大小事都是您家的，
您媳妇若有三长并两短，她娘家必定要告你。
俩家若把官司打，不用说要传四邻居，
要叫老嫂我上前去，一句话我就証死你，
就说媳妇生前受虐待，全愿你这个耍婆子，
大堂以上把你証，那时候我叫你张着大嘴难辨理，
堂上受刑还不算数，最难受还有一种刑具叫骑木驴，
骑上木驴游四门，点天灯临死叫你落一个火燎皮。”
老余婆越说越有劲，一旁边早就恼坏那妮子，
两眼一瞪把大娘叫，你说这话没道理，
这是俺家的家务事，不劳你来管俺这闲事非。
老余婆一听不待慢，叫声侄女听心间：